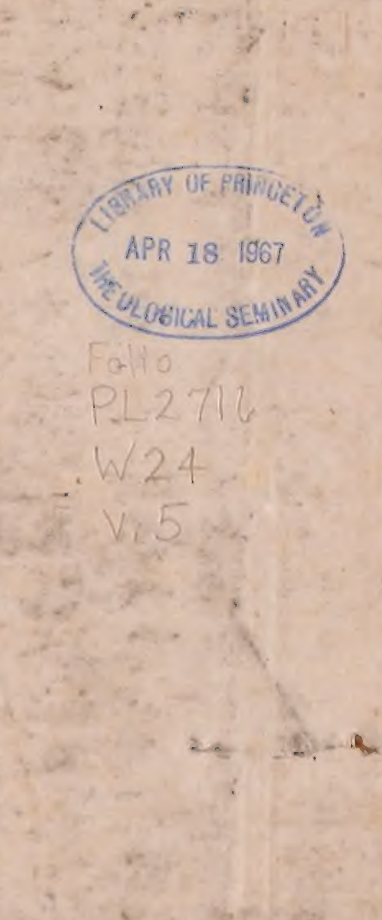

論衡



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問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

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大字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

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三王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鏤鋪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巨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疆

夫轂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
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
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
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
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
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
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
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
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彊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
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
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

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琅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琅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邱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闓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弦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弦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

為衍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尚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

斯須不難成帝激張衡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論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

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觫炫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

興俯存者詳考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命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

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
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
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
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
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
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
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
屋知名家蹈籍不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
眸子焉心淸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
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
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
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
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
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
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
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
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
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
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
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

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

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塡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

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謂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

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歐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者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

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媢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之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籥笙籥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籥笙

之管猶人之口喉與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為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為呻鳴之變自有所為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為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

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觔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擧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觔力絕手足不擧雖精氣尙在猶呴吁之時無觔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齧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illegible]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
言之精氣不能堅彊[illegible]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
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illegible]害人者邪死人之
氣不去精何能害人雞卵[illegible]之未孚也澒溶於轂中潰而視之若
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illegible]
須溶之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illegible]者以飲
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illegible]人病不能
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illegible]之時仇在其旁不能
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illegible]夫死羸弱困劣之
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illegible]勢之人莫
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illegible]食者使其神有
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

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涌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

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二十終

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惡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屍，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惡公之罪，輕於驪姬。[illegible]惡公[illegible]驪姬[illegible]是則申生[illegible]後又坑儒博士之徒[illegible]坑儒之惡，痛於改葬[illegible]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illegible]以[illegible]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

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入君之國闕一本作陛入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慘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眞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

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
致精誠不顧物之偽眞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
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
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
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唅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唅宣子失之目張口噤
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唅新死氣盛
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閉少久氣衰懷子撫
之故目瞑口受唅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

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禱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

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能蹙成
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
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
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
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怒非有神之
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
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
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
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
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
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

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開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疑字誤者訛)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

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強死者能爲鬼何謂強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強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君爲所弒可謂強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君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弒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

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宜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

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

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強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強死之人能爲鬼子晳任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之語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

景公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
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
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
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
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
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于
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
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
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

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坼也文王見棺和露惻
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
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
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夫立而怒甚盛
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太山神晏
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以長頤以髯銳上而
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
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
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
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
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
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

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知害之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

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熊爲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人爲獸之神也信黃能謂之鯀神又有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能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令其神審爲黃能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能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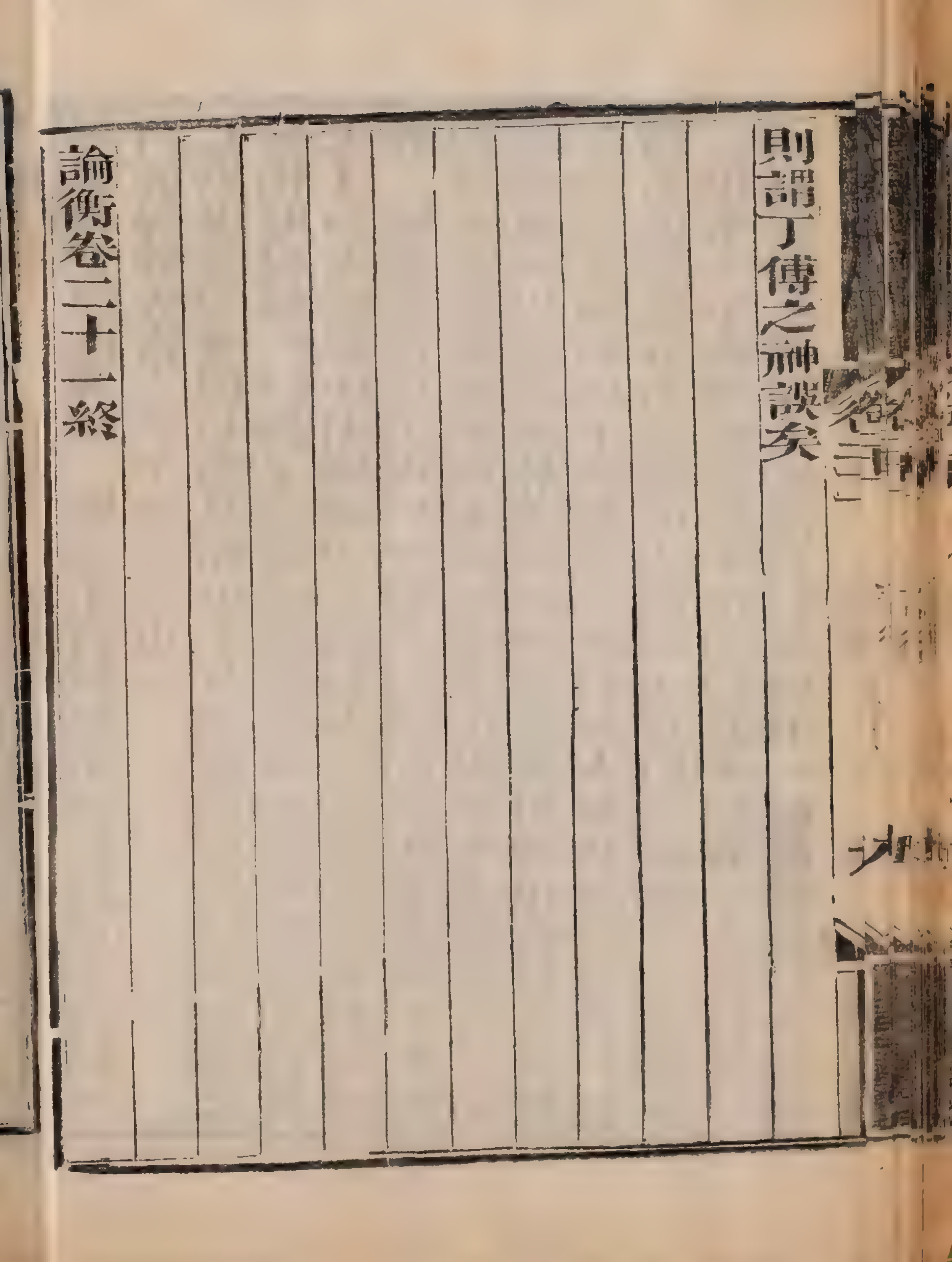
越燒菹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亡猶獨謂丁
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廢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
發棺時臭憧一本作爐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
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
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
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
巨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
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
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臭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
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相圖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竇嬰俱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人者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又聞其病號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二十一終

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沈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朽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

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
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
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
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
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
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
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
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

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

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廣入其母姓嬴之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

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

孫穆子所夢厭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魂魂獨行安能速疾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覺則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案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

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
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
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
行渡江所沈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
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
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
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
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
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
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

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

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
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
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
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
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
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
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人非天
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
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
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

氣也爲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鬬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鬬也鄭國鬬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閒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敎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

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盖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

能口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

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鎖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

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
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
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
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
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
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
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
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
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
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

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衆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

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
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
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
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
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
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
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
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
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
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

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



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
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
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
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
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
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
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
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
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
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
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

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洪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

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

呂后且死妖象犬形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為骨肉陽氣生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二十二終

論衡卷二十三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

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
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
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
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
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
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
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
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
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
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
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
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

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晌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鮗鯫故人食鮭肝而死爲鮗鯫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

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
蒼龍之獸含火星治爲巳巳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巳在內南
土地有燥溼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
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
蜂蠆江南地溼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
刺生下溼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
齰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爲蝖毒
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舌
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
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
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

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
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
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
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
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
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
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
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
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
好女說悅音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
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

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

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

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僩之欲心生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強不懼抽

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
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
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
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
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
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
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
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
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
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
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

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議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爲殉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

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
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
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爲燕使齊國之民
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
燕軍卒至無以自衞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
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
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
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
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
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
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
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與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

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

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何以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

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
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愼
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
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愼之
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
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
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
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
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
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
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
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

王季知不可權而從之夫從不王王業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
謂祭祀不可非謂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
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僅先祖有知痛屍毀形何愧之
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形殘與
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
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
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他人之
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
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
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
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

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水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

以爲汙辱恐不可以爲靈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溝不以爲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

精意精則行淸行淸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日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眞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汝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

待賓客賓客曰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眾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

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尸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家之人冀人求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譋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西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西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已之衝位怒

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嘗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西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西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西地

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西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

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絶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倶人所治興功用力勞逸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倶立掘與鑿倶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

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之言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已所避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匠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匠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眾食人人眾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彊其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
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二十三終

論衡卷二十四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

與葬何異斂不擇日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日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贏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愼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

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

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
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其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
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
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
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
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
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
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
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
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
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
殺傷終

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

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眞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身則不能相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蓍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

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
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
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
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蓍龜則神
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
蓍兆見數著矣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
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
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
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
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
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

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荅今
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蓍之莖問
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爲若版牘兆數爲
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敎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敎令孔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
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
也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
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安云天地合報人哉
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
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
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
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

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衞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

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論者或謂蓍龜

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
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
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
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
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
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
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
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得爲
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
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
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
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

謂之吉以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則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謬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

凶太公曰龜燋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辯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

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各情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使滿閭人民有爲禍福問時貨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憑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闇邀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亦不專已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譬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有神靈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賊天之道險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
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
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短長
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
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
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
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
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
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
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
病希有不由風溼與飲食者當風臥溼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

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其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
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
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
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有所犯也
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
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
耳及其遊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
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
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
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哉有所犯抵

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
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
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
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
空作徒未必到吏曰懸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
斷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
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
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
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
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
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為秦所坑

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谿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矣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鑊鍤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沽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

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

文帝出過渭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帝馬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雾蟣氣無從橫負鄉皆中

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
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
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
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
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
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
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
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
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
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
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
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

